



红色经典 励志中国
爱国教育第一课

GANGTIESHIZHENYANG
LIANCHENGDE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教育部 中央电视台 联合推荐

〔苏〕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红色经典 励志中国
爱国教育第一课

GANGTIESHIZHENYANG
LIANCHENGDE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教育部 中央电视台 联合推荐

〔苏〕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苏)奥斯特洛夫斯基著;启明改编.

—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0.11

(开学第一课)

ISBN 978-7-5387-3281-8

I. ①钢… II. ①奥… ②启… III. ①长篇小说—苏联—缩写本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5423 号

出品人 陈琛

出版策划 赵岩

责任编辑 王峰

插图绘制 杜佳钰

责任印制 杨俊红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违者必究。

开学第一课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出版发行/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130011

总编办/0431-86012927 发行科/0431-86012939

网址/www.shidaichina.com

印刷/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字数/85 千字 印张/10.5

版次/2011 年 5 月第 2 版 印次/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6.5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导 读

作家卡片



尼古拉·阿列克塞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1904-1936), 享誉世界的苏联(俄罗斯)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于一九〇四年九月二十九日出生在乌克兰维里亚村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 他十一岁便开始当童工, 一九一九年加入共青团, 随即参加国内战争。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四年担任乌克兰

边境地区共青团的领导工作, 一九二四年加入共产党。由于他长





期参加艰苦斗争，健康受到严重损害，到一九二七年，健康情况急剧恶化，但他毫不屈服，以惊人的毅力同病魔作斗争。一九二九年，他全身瘫痪，双目失明。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三年，他用自己的战斗经历作素材，以顽强的意志创作了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说出版后获得了巨大成功，早在一九四二年就译成中文，书中主人公保尔·柯察金成为几代中国青年学习的榜样。一九三四年，奥斯特洛夫斯基被吸收为苏联作家协会会员。一九三五年底，苏联政府授予他列宁勋章，以表彰他在文学方面的创造性劳动和卓越的贡献。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由于重病复发，奥斯特洛夫斯基在莫斯科逝世。



作家介绍



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出生于贫困的铁路工人家庭，早年丧父，全凭母亲替人洗衣做饭维持生计。“十月革命”爆发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妄图扼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保尔的

家乡乌克兰谢佩托夫卡镇也经历了外国武装干涉和内战的岁月。红军解放了谢佩托夫卡镇，但很快就撤走了，只留下朱赫来在镇上做地下工作。



朱赫来曾经在保尔家住了八天，给保尔讲了关于革命、工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许多道理，朱赫来是保尔走上革命道路的最初领导人。后来，保尔参加了红军，在一次战斗中他的头部受了重伤，他的身体状况使他不能再回前线，于是他投入了建设国家的工作中。

在筑路工作要结束时，保尔得了伤寒并引发了肺炎，组织上不得不把保尔送回家乡去休养。病愈后，他又回到了工作岗位，并且入了党。由于种种伤病及忘我的工作和劳动，保尔的体质越来越坏，丧失了工作能力，党组织不得不解除他的工作，让他长期住院治疗。一九二七年，保尔已全身瘫痪，接着又双目失明，肆虐的病魔终于把这个充满战斗激情的战士束缚在床榻上了。保尔忍受着肉体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也一度产生过自杀得念头，但他很快从低谷中走了出来，开始了他新的充满英雄主义的事业——文学创作。保尔忍受着肉体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用硬纸板做成框子坚持写作。不幸的是写成的手稿在朋友寄回来时丢失了，保尔一度灰心丧气。后来，他振作了起来，自己口述，请人代写。在家人的帮助下，他用生命写成的小说终于出版了！保尔开始了新的生活。



作品分析

小说以苏联十月革命成功后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的革命斗



争为时代背景，描写了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成长经历。全书结构紧凑自然，通过描写保尔怎样对待监狱、战争、工作、友谊、爱情、疾病、挫折，以及怎样对待革命与个人、公与私、生与死等重大问题的态度，把保尔这一钢铁战士的形象塑造得格外丰满生动，光彩照人。作者以无限的革命热情写出了许多留传后世的名句。“人最

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终的时候，他可以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这段曾为无数父辈、祖辈所宗信的话，在今时今日意义仍在，它可以激励人们珍惜光阴，重新感悟一遍人生的真谛和价值，在走每一步前拥有坚实的基础。



人物分析

保尔是一个无私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总是把党和祖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有着刚毅坚强的性格，他在人生各个方面



都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他坚贞不屈；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他勇往直前；在与吞噬生命的病魔的搏斗中，他多次令死神望而却步，创造了“起死回生”的奇迹。即使他在病榻上，还奋力向艺术的殿堂攀登。

保尔又是一个平凡的人，在他的一生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伟大业绩，他总是从最平凡的小事做起。面对疾病的沉重打击，他也曾产生过自杀的念头，而且就是在他与病魔抗争的英雄主义激情中，他也有一些偏执的想法。保尔后来也终于认识到他不爱惜身体的行为不能称之为英雄行为，而是一种任性和不负责任。因此，保尔是伟大的，也是平凡的，他是在革命的烈火中逐渐历练成熟起来的钢铁战士，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保尔用他毕生的精力，实践了自己的生活原则。



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人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就可以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奉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第一章

“过节之前到我家补考的人，给我全部起立！”

瓦西里神父的小眼睛紧紧地注视着四个男孩子。

“你们这几个小痞子，哪个会吸烟？”

四个人全用蚊子般的声音答道：“神父，我们几个都不吸烟。”

神父被气得脸色发青。

“王八蛋，如果你们都不吸烟，那么是谁向面团里撒了烟末呢？你们不是都不吸烟吗？那好，现在就搜查搜查！每个人都把口袋翻过来！都听见了吗？快点翻过来！”

神父一丝不苟地查看他们口袋里的每个缝隙，希望能翻出一点儿烟末，可他一无所获。他转过来检查最后一个孩子，那孩

子的眼珠黑黑的，灰色的衬衣又破又旧，蓝裤子的膝盖上钉着几块补钉。

“你怎么还在那儿傻站着？”

那黑眼睛的小孩看着他痛恨的神父，小声回答说：“我连一个口袋都没有。”他一边回答一边用手摸着已缝上了的袋口。

“哼，真的一个口袋都没有吗？你认为我真不知道是谁做出这么令人厌恶的事情——祸害了复活节的面团吗？哼，你这个小无赖，这一次决不会饶了你。上一回是你妈替你求饶才让你呆在这儿，这一次你可逃不过去了。你给我滚开！”他用力抓着那孩子的一只耳朵，把他拖到走廊，很快关上了门。

教室里鸦雀无声，孩子们全缩着脖子。任何人都不明白保尔·柯察金怎么会这样被撵出学校。只有保尔的好朋友谢廖沙·勃鲁扎克知道他为什么会被赶走。节日前，他们六个考试不及格的孩子到神父家的厨房等着补考的那一天，他看见保尔在神父厨房里准备做复活节蛋糕的面团上撒了一小把烟末。

保尔被神父赶出来后，坐在学校门口的台阶上，他盘算着回家后该如何交待。他的妈妈在税务官家里烧火做饭，每天都起早贪黑地忙着，而且对所有的事都一丝不苟。他怎样向妈妈说自己的事儿呢？



车站食堂的老板已经上了岁数，脸色苍白，两眼无神，他瞧了瞧站在旁边的保尔。

“他今年多大了？”

“十二。”保尔的妈妈说。

“好吧，就让他在这儿吧。条件是：每月薪水是八卢布，值班时管饭，上一天一夜的班后，可以休息一天一夜，但是绝对不能偷这里的東西。”

保尔的母亲急忙说：“嗯，不会的，先生，绝对不会的！我保证他什么也不偷。”

“就这样吧，今天就让他上班。”老板说。

洗刷间里的活儿很繁重：一大堆刀叉和盘子碟子放在一张桌子上，有几个女人在那里忙碌着，她们用搭在肩膀上的毛巾擦着餐具。

一个男孩子正烧着两个大茶炉，他比保尔大一些，长着满脑袋乱七八糟的红头发。

洗餐具的大锅里的开水呼呼冒气，使整个洗刷间雾蒙蒙的。开始，保尔连女工们的脸都看不清楚。每天早晨保尔要按时烧好大铜壶里的水，水要一直开着，还要劈木柴。另外，还要烧那两个大茶炉。还要帮忙擦刀叉，倒脏水。

车站食堂全天营业。



保尔在车站食堂整整干了两年，两年里他接触的除了厨房就是洗刷间。地下大厨房里的劳动非常繁重。总共有二十几个人在那干活。十个跑堂不停地在食堂和厨房里进进出出。

这两年里，保尔的薪水增加了二卢布，现在每月挣十卢布，身材变得高大强壮起来。在食堂干活的日子里，他饱经甘苦：他在这里当过大师傅的下手，烟熏火燎（注：烟熏和火烤，比喻酷热或干燥。熏：xūn；燎：liǎo）了半年，后来因为那个权力挺大的厨师长看不惯他的倔强，他又被弄到洗刷间，厨师长害怕有一天激怒了保尔而遭到报复。如果不是保尔非常勤快的话，他可能早已被解雇了。保尔从不偷懒耍滑头，他比任何人都能干。

在食堂营业的高峰，他总是忙得不亦乐乎，一会儿端着盘子飞快地下着楼梯，从食堂奔向下方的厨房，一会儿又从厨房窜上去。

哥哥阿尔焦姆想让保尔去调车场学手艺，但没去成，因为不要未满十五岁的童工。但是保尔总是幻想能离开食堂，他对调车场那黑黑的大石头房子很向往。

他一有空儿就去哥哥那儿，和他一块儿检查车辆，打打下手。

保尔很快就被解雇了，比他自己想的还要早。而且他也没想



到会这样离开那儿。

正月里一个寒冷的早晨，保尔上完了班，但是，没人来接班。他找到老板娘，说他要回家去，可是老板娘不让他走。所以，虽然他又累又困，但还要坚持一天一夜。到了晚上，他确实撑不住了。可是在别人睡觉的时候，他还要在几个大锅里倒满水，再烧好，等到三点钟的那班火车到站。

他拧开水龙头，但一滴水也没有，肯定是水塔里空了。他没关水龙头，自己躺在柴垛上睡了。他实在是熬不住了。

几分钟后，水龙头猛地哗哗流出水来，不一会儿水槽就满了，随后就溢出来了，淌到洗刷间的瓷砖地上，夜里洗刷间从来没有人。水滴得越来越多，水淹过了砖地，就顺着门底下淌进了食堂。

一股股水流，在沉睡的客人们的包袱和箱子下淌过，可是没有人发现。直到一个躺在地板上的客人被水弄湿了，他蹿了起来，大声叫唤，客人们都手忙脚乱地把自己的东西拿起来。食堂里乱成了一锅粥。

水依然淌着。

在旁边房子里收拾桌子的听到客人们乱哄哄的，赶紧过来看发生了什么事儿。他蹦过地上的水，跃到门那儿，用力推开门。门一开水就更朝食堂里淌。



吵嚷更厉害了。几个值班的伙计一块奔进洗刷间。噼里啪啦的拳头打在保尔的脑袋上，他被打蒙了。

他刚被打起来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眼里直冒金星，浑身疼得厉害。

他全身上下都给打伤了，艰难地、一拐一拐地走回家。

第二天早晨，哥哥眉头紧锁，脸色很难看，让保尔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跟他说一遍。

保尔把夜里的事儿告诉了他。

“是哪个打你的？”

“普罗霍尔。”

“好，你先歇着吧。”

阿尔焦姆穿上他的皮上衣，一言不发地走了。

“你能帮我叫一下普罗霍尔吗？”一个以前没见过的工人问格拉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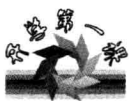
“他很快就来了，你先在这儿等一会儿。”格拉莎回答。

身材魁伟的陌生人靠着门框。

“行，我在这儿等他。”

普罗霍尔拿着不少盘子，用脚踢开门走了进来。

“这就是你要找的人。”格拉莎指着他说。



阿尔焦姆冲上前去，一只有力的手狠狠地拍在那伙计的肩膀上，眼睛盯着他，说：“你干吗欺负我弟弟保尔？”

普罗霍尔企图抽出肩头，但是阿尔焦姆的一记重拳已把他打翻在地；他企图站起来，可更有力的第二拳又打了过来，打得他晕头转向，怎么也起不来了。

洗餐具的女人们全傻了眼，藏了起来。阿尔焦姆扭头就走了。普罗霍尔血流满面地在地上扭曲着身子。

今晚，阿尔焦姆没有回家。

他母亲打听清楚：他让宪兵抓起来了。

过了六天，他被放了出来。保尔坐在床上，哥哥跑过去，在他旁边坐下，关心地问他：“弟弟，你的伤好了吗？这次还算命好。”停了一会儿，他又接着说：“没关系，你去发电厂上班吧，我已帮你办妥了。在那儿你能学点有用的东西。”

保尔抓住哥哥的大手，用力地握着。

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如长了翅膀似的传遍了小镇的大街小巷：“沙皇被赶下台了！”

小镇里的每个人对此都难以置信。

有一天，在大雪纷飞、寒风呼啸中，一列火车徐徐开进了站台。车上走出了两个穿着军大衣、背着步枪的大学生和一群戴着

红袖标的革命士兵。车站上的宪兵、上了岁数的陆军上校和当地驻军的指挥官统统都被他们抓了起来。这一行动让镇上的人们真正体会到：沙皇的的确确是被赶下台了。居民倾巢而出，他们踩着厚厚的白雪，穿过条条马路，全聚集到了广场上。

人们全神贯注地听着那些陌生的名词——自由、平等、博爱。

让人高兴和愉快的热火朝天的日子过去了。镇上又重现以往的安静，一面鲜红的旗帜在市行政公署上空迎风飘动，孟什维克（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个机会主义派别，意思是少数派）和崩得（注：系统犹太社会民主主义总同盟的简称，是孟什维克的一个派别，崩得分子为其成员）分子成为这里的发号施令者。人们觉得这里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只是多了一面红旗。

临近冬末，城里来了一个由贵族组成的近卫骑兵团。每天一大早儿，他们成群结队地骑马去车站抓从西南前线开小差的逃兵。

那些近卫骑兵整天吃吃喝喝，全都肥头大耳，脸色红润，身材高大。大部分军官都是伯爵和公爵，胳膊上挂着金色徽章，裤子上缀着银色的花纹边，这身打扮和沙皇时代毫无区别，好像根本没有革命过一样。

一九一七年很快过去了。保尔、克利姆卡和谢廖沙的生活还

